

老北京

12



地名篇

戏攒北京老地名

旧京的街道、胡同名称，独具特色，且别有风格，凡城墙、城门、牌楼、皇宫、府邸、衙署、庙宇、园林、湖山、河海、井池、桥梁、鸟兽、虫鱼、花草、树木、工厂、作坊、食品、用具、集市、行业，以及人物姓氏、人体部位，无所不有，包罗万象。其数量之多亦难以胜计。信手攒来，足可成趣。

以数字者为最。如：半步桥、一条龙、二龙坑、三统碑、四眼井、五道营、六铺炕、七圣庙、八面槽、九王坟、十字坡、百万庄、千佛寺、万明路。

以地名字头为准，还可以攒成：

民族的——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。如：汉花园、满家胡同、回回营、蒙福禄馆、藏经馆。

颜色的——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。如：红罗厂、黄化门、蓝靛厂、白石桥、黑龙潭。

五金的——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锡。如：金鱼池、银锭桥、铜厂子、铁匠营、锡拉胡同。

五行的——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如：金钩胡同、木樨园、水西门、火药局、土城根。

方向的——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。如：东官房、西湖营、南菜园、北新桥、中关村。

居家“开门七件事”的——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。如：柴货市、米粮库、油房胡同、盐店大院、酱房大院、

醋儿胡同、茶儿胡同。

此外，还有天上飞的，如鹞儿胡同、鸦儿胡同、黄雀胡同、蚂螂胡同；山上跑的，如狮子胡同、大黑虎胡同、小黑虎胡同；地下爬的，如蜈蚣街、蝎子门、蚂蚁槽、屎蛭螂胡同；河里游的，如鲤鱼胡同、金鱼胡同、双鱼胡同；家里养的，如驴驹胡同、黄羊子胡同、黄狗胡同。

再攒北京老地名

北京街巷老名称庞杂多样，为外埠所罕见。论其特点，越是原始的越具有京腔口语化、形象化、群众化，使人易于辨认。其名既有民定，又有官定和官民结合而定的，但此三者都是在历史长河中自然形成的，为人们所公认。有些地名虽然不文不雅，但生活气息很浓，京味十足。凡有乡土观念的老北京人回味起来，都备感亲切。

笔者前几年曾有过戏攒北京老地名之作，条目未尽，现继续之。

（一）关于天象、地象的：

天、地、日、月：天庆宫、地安门、日升胡同、月牙胡同。

云、雨、风、雷：云儿胡同、雨儿胡同、风箱胡同、雷震口。

江、河、湖、海：江擦胡同、河泊厂、湖广义园、海运仓。

（二）关于《百家姓》的：

赵、钱、孙、李、周、吴、郑、王：赵府街、钱家胡同、孙家坑、李阁老胡同、周家胡同、吴家桥、郑王府夹道、王大人胡同。

（三）关于衣、食、住、行的：

衣、裤、靴、鞋、帽：衣袍胡同、裤子胡同、靴子胡同、鞋铺胡同、帽儿胡同。

米、麦、棉、桑、麻：米市口、麦子店、棉花胡同、桑园、麻刀店。

鸡、鸭、鱼、肉：鸡蛋井、鸭子庙、鱼市、肉市。

烟、酒、糖、茶：烟袋斜街、酒醋局、糖房胡同、茶食胡同。

砖、瓦、木、石、灰、沙、土：砖瓦胡同、瓦盆胡同、木厂胡同、石头胡同、灰厂、沙土山、土儿胡同。

车、船、轿、马：车子营、船板胡同、轿子胡同、马厂。

（四）关于吉祥话儿的：

福、禄、寿、财、喜：福绥境、禄米仓、寿长街、财神庙、喜通胡同。

平、安、吉、庆：平安里、安平里、吉市口、庆隆大院。

富、贵、荣、华：富新仓、贵子胡同、荣盛夹道、华仁路。

戏作旧京地名谜

老北京的地名一多、二杂、三象形，乃集京城史地民俗之大成，亦集京味语言之大成。若隐其字面，作为别解，多可成

谜，其味隽永，诚融知识性、趣味性于一炉也。

旧京，以庵观寺院祠庙命名街巷的极多，若用灯谜的形式，以庙射庙，足成奇趣。试看：关帝庙乃为地名，如以“关帝庙”为谜面，打两个以庙命名的地名，其谜底乃为“延寿寺、法源寺”。因 1127 年金军灭亡北宋后，掳掠了徽宗、钦宗二帝，徽宗被俘至燕后，曾囚于延寿寺；钦宗则被囚于法源寺（原悯忠寺）。盖将谜面关帝庙解作关押皇帝之庙也。

较通俗的，更可信手拈来。

关于“桥”的：最高的（天桥）；最久的（万历桥）；最稳的（太平桥）；最短的（半步桥）；防震的（地安桥）；进宫的（御河桥）；观山的（银锭桥）；企业内部的（厂桥）；东边悬空、西边落地的（东不压桥、西压桥）。

关于“口”的：霹雳落城门（雷震口）；金水桥头（宫门口）；衙府大门（官坊口）；铁路岔子（交道口）；景德镇的茶壶嘴（磁器口）。

关于“厂”的：旧京有“五大厂”之说。有底座的（台基厂）；供牌位的（神木厂）；贮巨材的（大木厂）；养蜻蜓的（琉璃厂。按：北京人管蜻蜓叫“老琉璃”）；“地下”烧砖瓦的（黑窑厂）。

关于“房”的：帐棚（毡子房）；板脂库（大油房）；女儿闺（妞妞房）；糕点铺（饽饽房）

关于以“房”射“楼”与“一大院”的：房最多的（万家长院）；房最少的（一间楼）；房刚盖的（新建大院）；房最老的（万年大院）。

关于“楼”的：横跨大道的（过街楼）；横跨一水的（骑河楼）；住皇后的（栖凤楼）；灯火辉煌的（光明楼）。

关于“山”的：一山是盆景（山子石）；一山是画卷（图样山）；一山是小孩“拍燕窝”拍出来的（沙子山）。

关于“营”的：乞丐的买卖（花子营。营：动词，作经营解）；炊事员的买卖（厨子营）；清真教的买卖（回回营）；骑兵驻地（养马营）。

关于“井”的：水多的（满井）；水少的（湿井）；没水的（干井）；自来水的（龙头井）；登梯打水的（高井）；躺在被窝儿里打水的（炕眼井）。

漫谈北京地名的读法

京味语言的特点之一，就是词尾“儿”字化，其大抵均有可循的规律，惟独老北京地名的读法则完全是民间的约定俗成，这乃是根据当地居民多年以来世代相传的习惯自然形成的，而且已被公认。有的地名必须读字的正音，有的则须“儿”字化，基本上不能任意更改，否则听起来便不入耳，或者失去了京味儿。

北京的城门“里九外七”，共十六座，除外城的广渠门、东便门、西便门可读成“门儿”，其他各门均必须读“门”字的正音，否则就扭曲了所特指的对象。例如，正阳门又叫前门，必须读成“门”的正音，如读成“前门儿”，很可能被人误认为是指的某个建筑围墙的前、后门儿。

凡是胡同，一律读作“胡同儿”。至于大街，一般则都读“街”的正音，但有的在习惯上则读成“街儿”。如煤市街儿、南横街儿、棋盘街儿、兴隆街儿、福长街儿、宽街儿、南小街

儿、北小街儿等等。其词尾是否“儿”字化，并不以街的长短大小来决定。一尺大街虽短，但“街”字读正音。南、北长街儿虽长，但却读成“街儿”。

旧时，人们出于对神、佛的信仰和尊崇，对于寺、庙是很敬重的，按说，对于以寺、庙命名的地名都应读正音，但事实上亦不尽然。如北城的宝钞胡同路东的法通寺、琉璃寺、净土寺都读作“寺”，而与之并排的千佛寺，则被读成“寺儿”，安定门的姑姑寺，也读“寺儿”。但称“寺儿”的，并不完全是小庙，如黑寺儿、黄寺儿、济孤寺儿、舍饭寺儿……又如，火神庙、药王庙、帝王庙，都读作“庙”，但白庙儿、红庙儿、娘娘庙儿都是“儿”字化。

此外，还有许多实例，信手可以拈来。

市：大多数叫“市”的地名都“儿”字化，如猪市儿、羊市儿、晓市儿……而东西花市、骡马市读“市”的正音。

厂：琉璃厂、红罗厂、前后马厂、大小经厂、晾果厂一律读“厂”的正音，而打磨厂儿、西煤厂儿、图壁厂儿、板厂儿则是“儿”字化的。

桥：御河桥、东大桥、卢沟桥、白石桥、大石桥、小石桥等都读“桥”的正音，而较大的地名，如天桥儿、太平桥儿、后门桥儿、北新桥儿、虎坊桥儿、六里桥儿等，却与最小的半步桥儿一起读成“桥儿”。

河：泡子河、护城河一律叫“河”，但三里河儿、十里河儿，则谓之“河儿”。

楼：四牌楼、五牌楼、单牌楼都读“楼”的正音，其他叫“楼”的多作“楼儿”，如过街楼儿、骑河楼儿等等。

庄：车公庄儿、百万庄儿、八里庄儿等均读作“庄儿”，

而六郎庄则读“庄”的正音。

山：景山、香山、妙峰山、丫髻山、云峰山一律读“山”的正音，而有的同样是山却读成“山儿”，如八宝山儿，玉泉山儿等等。

以上只不过是北京一小部分地名实例，实际上，具体到每一处地名，都有它特定的叫法。看起来，一切文艺、戏剧、广播电视工作者，都应从实际生活中不断向群众学习。

从平则门起步的 “地理图”

旧京平则门（今阜成门）儿歌，是老北京西、北城的“地理图”，也可以叫作“地名志”。但明、清两代的歌词内容不尽相同。明代的歌词开头为“平则门，拉大弓，过去就是朝天宫”。原来，平则门内迤北，明代有制作弓箭的作坊，其地称为东、西弓匠营（今名东、西弓匠胡同）。“朝天宫，写大字，过去就是白塔寺。”朝天宫是明皇家道观，据《帝京景物略》载，朝天宫已于明天启六年（1620）六月二十日夜毁于火。故清代儿歌开头就说“平则门，写大字，过去就是白塔寺”。当年，平则门大街有一茶馆，名“天禄轩”，一些专应缮写的“抄书匠”以及写对联、匾额的“匠人”均在此等主候客。“白塔寺，挂红袍，过去就是马市桥。”过去，凡是到妙应禅林朝塔的佛教徒，都要给白塔敬献哈达，最大的竟为一百尺红綾子。彼时，羊肉胡同有一家棚铺，专应往塔座上挂哈达的活计，不用搭架子，只用四根杉篙接起来，搭成“蜈蚣梯”，往

地上一戳，用绳子拉上“幌”（纤绳），两名棚匠爬上去就能挂好。这通常都在夜间作业，天一亮就完活了。人们从远处望去，好像给白塔挂了红袍。“马市桥，跳三跳，过去就是帝王庙。”旧时，马市桥指西四羊市大街与平则门大街交界处，从此往南谓之“南沟沿”（今太平桥大街），往北谓之“北沟沿”

（今赵登禹路）。当年沟沿是道明沟（直到 1929 年才用拆黄城的砖石砌成暗沟），木桥已糟朽，中有许多空洞，行人须跳跃迈步才能过去。“帝王庙，绕葫芦，隔壁就是四牌楼。”帝王庙（今一五九中学）在封建时代是供奉历代帝王的地方，“官员人等至此下马”，一般平民百姓不能穿过当年的木牌楼（1954 年拆除）从正道上通过，只能绕行马路南边大影壁后边的东、西两座葫芦形的门洞（今已无），故谓之“绕葫芦”。明代儿歌至此作结，谓“四牌楼东，四牌楼西，四牌楼底下卖估衣。问问估衣多少钱，桃红裙子二两一”。接下去，“打个火，抽袋烟，转眼来到毛家湾”，由此即往护国寺、新街口方向去了。清代的儿歌则是从西四往东北方向去。“四牌楼，卖花枝儿，过去就是黄城根儿。黄城根儿，三堆土（垃圾堆积成山），过去就是宗人府（明代）。宗人府往北蹚，过去就是河运仓（即太平仓。清代，百姓吃西城河运仓米，文武官员吃东城海运仓米）。河运仓，往东调，过去就是西厂桥。西厂桥，站一站，眼前就是宛平县（1928 年以前宛平县衙门设在西黄城根路北）……”

这首由平则门起步的“地理图”式的儿歌流传很广，有着很深的群众基础，时至今日，一些身居港、台的同胞，出于对故都的眷恋，每当回忆起这首平则门的儿歌时，就勾起无限乡情。例如，台胞小民、喜乐以“妇文夫画”形式出版的《故都

乡情》一书，就以赫然的篇幅，一往情深地记叙了《平则门的街景》，重温了这首儿歌，从而自平则门起步，神游了老北京的西北城。

牯牛桥的传说

德胜门外以北偏西，元代土城护城河上，有座单孔的石桥，名曰“牯牛桥”。相传早年还有所谓“牯牛庙”、“牯牛坟”（现不存），皆为明代古迹。多年来，人们对此有着一段近似神话的传说。

据说，明代四川有位高僧，法名遍融，云游北上时，路上并无侍者，随行的仅一大忙牛（未阉的公牛）而已。遍融老和尚骑在牛背上，手敲引磬，口诵佛号，向人们募化。沿途遇庙宇或村落，便稍事休整，仅忙牛独自驮钵外出募化，或为寺僧、村民驮水、驮粮。人们无不称奇。

遍融老和尚来到北京，做了千佛寺（即今德胜门内大石桥胡同拈花寺）的首任方丈，名气很大。据《竹宪随笔》载，明代的莲池、紫柏、憨山等许多名僧都向他“参学”。平时，遍融在寺内修持，只让随来的大忙牛背上驮一黄布梢马子，到京北一带募化供养，近至城关，远至清河镇，朝出暮归，从不间断。日久人们便知道此乃千佛寺遍融法师饲养的“募缘牛”，乡民们只要听到牛吼，便纷纷出来施舍，捐钱币、银两者有之，献米面、果品者有之……即使贼匪亦不忍侵扰。忙牛每日均满载而归。

一日，忙牛去清河镇募化回来，走到土城的护城河畔，卧

地休息时，忽有一乡民老者喊道：“大忙子，你还不快回去，听说老和尚圆寂（去世）了！”其牛当即泪下如雨，朝天大吼三声，滚地身亡。见者无不感动，皆说“此牛不凡，通人性，有佛缘，真神牛也”。

寺僧为纪念自己的开山祖师遍融老和尚和他的牯牛，就在北郊土城外修了一座塔院，为老和尚安葬；在“神牛卧化”的地方修了一座桥，命名为“牯牛桥”，并将牯牛葬于附近，修了牯牛庙和牯牛坟。

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，拈花寺后院祖茔遍融遗像前仍有个铜制牯牛，牛背上驮一铜钵，牛前还有一槽。当年，这些文物当可与牯牛桥等古迹传说互相印证。

朝宗桥的传说

北京北郊的公路上，沙河镇的南北各有一座大桥，南大桥是新修的钢骨水泥桥，而北桥却是明代的七孔石桥。桥北端立有一块大石碑，正反两面都刻着“朝宗桥”三字。长期以来，人们对此流传着一段故事。

明代万历年间，为沟通从沙河至明陵的道路，朝廷派遣赵朝宗修北大桥，另派一奸臣某人修南大桥。奸臣贪污了大笔工程款项，偷工减料，很快就修完了桥，抢先向皇上报了功，并向亲近皇上的太监行了贿，因而得到嘉奖。与此相反，赵朝宗只知一本正经修桥，忠心耿耿，忙于工程，不行贿，不受贿，清正廉洁，甚至连对皇帝派来的太监的招待也不丰隆，因此，被太监进谗，说他“工期迟缓，耗资无当”。后来北桥竣工后，

赵朝宗回京交旨，费用确比南桥高。皇上未经认真调查，即将赵朝宗处斩。可巧那年连降暴雨，引起山洪暴发，南桥一下子就被冲垮，而北桥却巍然不动，毫无损坏。皇上得报，查清真相后，方知受骗，遂将奸臣及欺君进谗、诬陷忠良的太监推出午门斩首，并于万历四年命人于北桥立一石碑，上刻“朝宗桥”以为纪念。

追贼胡同与金甲土地祠

从阜成门门脸往东，路南第二条胡同，名叫“民康北巷”（现已拆除）。明末以来，这里一直是个富有历史传奇色彩的地方。

据老人们传说，明末，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兵临城下，阜成门内有个看街的（即更夫）王四，醉酒之后，到附近一关帝庙将香客“还愿”时给关帝挂的黄袍（金甲）披在自己身上，又将青龙偃月刀拿来，在街上耍弄，声言“闯贼敢要进城，我就砍了他”。附近百姓见了，不知真相，纷纷相传：“了不得啦，老爷（指关帝）显圣啦！”

却说李闯王率兵刚刚入城，即得探马一报：“有身披金甲、手持偃月刀者，拦路拒之。”于是开路先锋临时改道，引众军进入路南一小巷。但闯王不信神鬼，遂令再探。后得知系一更夫酗酒取闹，乃传令将王四擒拿斩首。

清顺治帝大定天下后，闻奏此事，认为醉鬼王四的行为是“忠君报国”，为表彰其事迹，乃下诏敕封王四为“金甲土地爷”。闯王临时改道进入的那条小巷，被称为“追贼胡同”。就

在这条小巷的北口（即阜成门内大街）建立了一座一间门脸的小土地庙，谓之“金甲土地祠”，给王四塑了像，将他塑成个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土地爷。这便是清代京城惟一的敕建土地庙了。城内所有的小土地庙都在独根的旗杆上挂着“保我一方”的神旗，惟独金甲土地庙的神旗标的却是“保我社稷”。

一些不知底细的庶民出于历史正统观念，乃与清统治者一唱一和。近人徐国枢《燕都续咏》有诗曰：“敢云神力无凭借，却贼能胜百万军。崇德报功原不愧，分封金甲纪殊勋。”并序“平则门内追贼胡同北口外有金甲土地祠。相传明末闯贼李自成入京时，是神拒之。顺治受禅后遂敕封焉。”

至于追贼胡同，辛亥革命后将其“雅化”，改名为“垂则胡同”。20世纪50年代初期，与这条胡同相通的巡捕厅胡同改为民康胡同，故垂则胡同随之改称民康北巷。金甲土地祠亦改做民宅。

太平湖与“老七爷府”

原坐落在宣武门内西南城角的太平湖，始建于清初。湖深丈余，东西宽约三四丈，南北长约十数丈，呈长圆形，东岸凸出一“湖嘴”。湖的东岸为清室“老七爷府”，西岸则为城垣，南岸宽阔，距城垣约三四十丈，岸上辟为田园，很有山村水乡意境，北岸狭小，仅丈余，适为“老七爷府”后门。湖之四隅，风景幽雅，湖水澄波，岸边浓荫如翠，细草铺茵，是消夏的好去处。

“老七爷”即第一代的醇亲王奕譞，是清朝六代皇帝旻宁（道光）的第七子，在他的四兄奕詝即皇帝位（咸丰）时，被封为醇郡王，但仍以皇七子身份住在皇宫中。咸丰九年（1859）奕譞由宫中分封出来，遂居住在太平湖新府，故称“七爷府”。同治年间被加封亲王衔，后又被晋封为醇亲王。他的次子载湉继同治之后入宫嗣位皇帝（光绪），遂被赐予世袭罔替亲王的待遇。其府平流十顷，高柳数章，夕阳衔堞，水影涵楼。李文忠《丁亥春日醇邸召游适园》诗：“东风二三月，杂花千万枝。俯檐弄嘉禽，出诏窥文鱼。”足见是一处风景优美的名园。

据当地人称，太平湖原为“老七爷府”的护墙河，湖岸有桥，桥下的水能东流七爷府内的水池中。其水源来自阜成门外护城河，南流经太平湖至宣武门内西南城角下，有水闸一道，从水闸流出，至宣武门外护城河，东流而下，水闸外有弯形小桥一座，桥东即为宣武门西垛口，与西便门东垛口接连处之角楼，水闸北面即为太平湖。

清代，太平湖每年皆由官方派工疏通河道，保持水流畅通无阻，附近各巷的雨季积水，即流入此湖排走，不致为患，故名“太平湖”。

民初，“老七爷府”故址售予名流鲁荡平，创办中华大学，后改为民国大学，太平湖自此无人疏浚，日久河流闭塞，只余湖中一潭死水。民国大学南迁后，其址则改为农学院试验场所。1958年，中央音乐学院由天津迁此。

密云燕落村地名的由来

京北密云县境的云峰山脚下，有个燕落村，其地名之由来，颇富传奇色彩。

燕落是个拥有一千四五百户人家、四五千口的大村。据当地传说，在古代曾被划为燕落郡。某代皇帝鉴于此地北踞雄关，南临沃野，四面环山，山势奇险，一面环水，水派川流，物产丰饶，财经足用，实为风水绝妙之宝地，便欲在此建都。可是，当地百姓生怕造城工程浩大，所需种种费用和劳役落在自己头上，于是便让大户们出面以重金贿赂前来采访的大臣，请他们向皇帝奏明：此地形势虽好，但燕落这个名称不吉利，“燕落，燕落，燕必衰落”。同时，村西还有一“黄土坎”，乃古代的“皇刀砍”，“燕落皇刀砍，国主命必短”。再者，“云峰”乃“云锋”之谐音，山上之超胜庵乃“超圣”之谐音。况西北方向有一山头，高下里与云峰山差不多，孤峰挺拔，名曰“贼山”，有贼山窥伺，主于江山永不太平。倘在此建都，国祚必衰。故此，君王放弃了此地而另去采建了。按照当时的建制，就把此地划为燕落郡了……

至今燕落村还残留有古城的残址遗迹，可见这一传说有些根据，但此事究竟发生于何朝何代，传说者也讲不清楚。笔者以为，这种传说的主题，必然是与“燕”字有关，于是查阅了一些有关的史地书籍，结果只有“燕落县”与此地理位置相符，并无“燕落郡”的建置之说，而诸书多写“燕乐”，而无写“燕落”者。据《昌平山水记》载：“石匣西二十里有燕落

县故城。后魏（386～534）置此县，治白坛古城，唐长寿二年（693）徙治新兴城即此县也。”而今燕落是新城，还是旧城，尚待考证。笔者以为，古之“燕乐就是今天之“燕落”，当初必然是讹“燕乐”为燕落，这才与传说的内容相吻合。

云峰山下不老屯的传说

北京东北郊密云县内，密云水库的北岸，有个风景秀逸的云峰山，是个新兴的旅游点。它不但有着迷人的秀丽风光，而且有着许多神话传说。其中，山下不老屯，乃是因一村民王志遇仙而得名，说来十分有趣。

王志是个憨厚朴实的农民，喜好棋艺。一天去云峰山上打柴，见两位老者在石坪上下棋，便放下绳斧、扁担，在一旁观起“阵”来，竟然忘记了打柴。时间一长，肚子有些饿了，正在无奈之际，忽见二老者拿出一些桃子，边吃边下，一老者把未吃完的半个桃子顺手扔了，王志便拾起来，权且充饥。吃罢，顿觉周身轻快，万窍通畅，精神倍增，继而有飘然之感。再看二老者已悄然离去，不知去向。这时，他才想起打柴的营生，忽然发现，绳子、扁担已化为灰烬，斧柄亦朽烂成粉末，感到愕然，只好拿起斧头下山回家，但已辨不出归路，仅凭记忆所及，揣摩方向，寻路下山。及至进村一望，已面目全非，自家院落亦变了模样，从里面走出一老汉，自称姓王，说他的老祖宗名叫王志，昔年入山打柴，一去不返，已有两三代了。这时，他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在山上遇到的那两位老者乃是仙人，只怪自己肉眼凡胎不识真人罢了。王志回家的消息传开